

名家讲堂

人间情义织《云落》



张楚,1974 年生于唐山,著名小说家,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野象小姐》《中年妇女恋爱史》等。2024 年出版长篇小说《云落》。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花城》文学奖等。

张楚

我与亲戚的情和义

印象中,我们那个年代,每个孩子都有很多亲戚。至少我和我的邻居玩伴都是如此。这些亲戚犹如天空中的星斗,遍布在一马平川的冀东平原上。

后来搬到县城,和乡村亲戚们的走动并未疏离,反倒像是为了验证某种信念,变得更为频繁亲密。几乎所有的亲戚来县城看病时都要找我的母亲。母亲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她只是加油站的一名普通会计,可她有个朋友在县医院的内科上班。这个朋友是 1970 年代她在庞各庄村“蹲点”时结识的闺蜜。等我上了初中,表姐们都在县城打工,有的在锁厂,有的在手套厂,还有的在化肥厂。那几年母亲最热衷的事情,便是给她漂亮的侄女们找称心如意的婆家。姐姐们都是亲姐姐。我记得二舅家的老姐在锁厂上班,每个月 200 元的工资。我喜欢读书,常常用攒下来的零花钱买《读者文摘》《文友》啥的,没钱了,就理直气壮地跟老姐讨要。她总是笑眯眯地从钱包里掏出几块钱,轻轻塞进我手里……多年后,老姐也老了,四处打零工,家里两个淘气的儿子让她的脸上布满跟年龄不相称的皱纹。她再也不是那个喜欢穿连衣裙和高跟鞋的少女了。那几年,每逢春节,我都悄悄塞给她一张单位发的购物卡。每次,她都会摆摆手,笑着说不要,又叮嘱我不要惦念他们,他们过得很好……

在县城,除了老亲戚,我还认识了新亲戚。比如李叔叔。李叔叔是父亲的叔伯堂弟,后来被过继给他的表姑。那时他们家孩子多,表姑又没有子嗣。表姑嫁给了县城的一个农民,日子算是宽裕。我们搬到县城后,逢年过节都要去给李叔叔拜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前在轧钢厂当工人,后来下岗。婶子没工作,操持家务,养猪养牛。他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年长。大哥跟大嫂在街上卖馒头和凉粉。二哥是个大货司机,跑东北和新疆。二哥结过 3 次婚,我有幸参加过他的 2 次婚礼。1999 年我结婚后,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和弟弟去给李叔李婶拜年,从未间断过,到今年,已经 26 个年头了。

世人眼中的亲戚与情义

在和亲戚们(无论远的还是近)的交往中,我也曾有过抱怨,觉得耗费时间和精力,有时还要麻烦同事或朋友。可一旦跟他们攀谈起来,一种莫名的悸动便会笼罩住我。我明白,这些朴素的普通人都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的生活貌似与我没有关联,实际上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形牵绊,比如他们不仅参加过叔叔们姑姑们的婚礼,也参加过我和弟弟的婚礼;当我的孩子过满月时,他们满面红光地拎着鸡蛋、红糖和老母鸡来庆贺,为懵懂的孩子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交往中,他们老去了,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也老去了,可那些细碎的、庸常的、逐渐褪色却渗透着蜜汁的回忆,却总是让深夜里睡不踏实的我,体会到了莫名的欣慰。

我知道,这种和亲戚们的交往方式,在年轻人身上已经难以寻觅。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回忆了姑家表弟在她家暂住求学的往事。可能表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表弟,文字里满是俯视的厌恶和对亲戚这种关系的控诉,或者说是反省。这篇文章的点赞数让我咋舌,同时也理解了为何那么多年轻人都在“断亲”。在他们的叙述中,亲戚们都是势利眼,都盼着对方过得不如意,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压对方一头……这和我经历完全不同。我的那些姐姐们,即便老了,也还是纯朴的她们。前些日子和四表姐聊天,她说这段时间格外忙碌,在老家帮姐夫的侄媳妇看孩子。侄子家的老二不到 2 岁,正是最磨人。姐夫的嫂子(孩子的奶奶)身体有恙,侄媳妇要上班,请保姆又太贵……她笑着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抱怨,为啥?是她主动请缨去看孩子的……

费孝通在 1947 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曾经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底层结构。这个理论以水波纹为喻,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个人为中心,通过血缘、亲缘、地缘等纽带向外扩展,形成具有伸缩性的同心圆网络,其互动模式依托伦理规范而非法律制度。我觉得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之前的中国传统乡村,也适用于之前的中国县城。也正是在这样的水波中,我感受到了生活之外不能言说的部分,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的无奈、蹉跎和向往,感受到了由亲缘关系编织成的网络是如何维系守护着人间那一份情义的。我珍惜这份情义。当然,这种情义并非仅仅存在于亲缘关系中,朋友、同事,甚至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长期的相助相知、偶然的善意和举手之劳都可能让我们更加牢固地相信:爱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被臆想出来的。

我喜欢探索人与人关系的边界和表达形式

作为一名小说家,我在很多作品里着重描写、探讨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云落》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我喜欢探索人与人关系的边界和表达形式。在《云落》里,“情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

比如万樱和来素芸、蒋明芳的关系,甚至是和郑艳霞的关系。郑艳霞是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人,即便如此,她的内心深处对情分倍加珍惜。尽管在得知万樱怀孕后,她经常性地对万樱敲诈勒索,可该帮忙时,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位复杂且让人心生怜悯的老人,年轻时被丈夫抛弃的经历让她对人间的“恶”感触颇深,所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她被“恶”缠身,为“恶”所困,间或萌生出睚眦必报的快意,但终归不是一个被“恶”附身的人。比如万永胜和罗小军的关系。罗小军的父亲临死前,将罗小军托付给朋友万永胜。作为一诺千金的人,万永胜手把手地教罗小军做生意,将罗小军打造成云落的一个商界传奇。当云落的经济“雪崩”来临之际,他无数次警告过罗小军尽早脱身,可都被罗小军当做了耳旁风。当罗小军身陷囹圄,他又拿出五百万让罗小军做救急之用。作为一个和罗小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他对罗的情义不单单是与罗父情义的延伸,更是他与罗小军作为两个独立个体的相互欣赏与相互搀扶。

即便是天青对常云泽,也是怀有某种情义的。对鸠占鹊巢的常云泽,天青一开始是怀疑的,愤怒的,可他了解到常云泽和万樱的复杂关系后,内心里的柔软之地被触动,他打算放过常云泽,不再公布真相,并且真诚地祝福着常云泽和万樱。这种情义的滋生是一个渐进的、奇妙的、化学反应般的过程。我希望自己写出了这个过程的可信性和可贵性。

《云落》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书写了若干普通人的隐秘世界。这个隐秘世界,是我对人间烟火的打量、探索和塑造。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的个人感官瞬间、声音和风物,写了那么多的地方美食,写了那么多琐碎的甚至让一些读者生厌的日常生活场景,我想,都跟我小时候对那种坦诚且狭隘的人际关系的神迷分不开,跟我对日常生活衍生出的诗性的贪恋分不开。我知道,情义是具有多种面孔的,《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的“情”和“义”,是毁灭的开端;《天龙八部》里的萧峰的情义,最终成为他自戕的武器;《悲惨世界》里沙威对法律的“忠”和“义”,则是冉阿让永恒的梦魇……

小说中对情义的展现,或许应该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论的桎梏。于我而言,曾经历过的人间情义,让我面对这个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的现实世界时,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必要的赤诚和尊重。

作品赏析·诗歌

入冬

孟胜利

他们都说冷,我怎么就没有
感觉到
我把该放下的,都放下了,春天
已装到我的怀里

这首诗以简短四行,构筑了一个暖意内生的精神图景。诗人在入冬时节“感觉不到冷”,只因已将一切负累“放下”,而将“春天”拥入怀中。这“春天”超越了季节循环,升华为一种精神境界与情感富足——是懂得释然的从容,是守护内在光明的倔强。一首小诗贵在高度浓缩,简短有力。不必面面俱到,只切入一点,让它给人以击,让它道出大情怀来!为什么一个人在入冬后感觉不出冷来,因为他心里装着永恒的春天。

(点评 张建功)

冬至的耳朵

李英发

一群小鸟
扑腾着翅膀,跳进
滚沸的汤里

冬至的耳朵
有的翘,有的蜷
竞相打听探春的消息

这首诗借“冬至吃饺子防冻耳”的民俗起笔,却以童话般的想象破题:小鸟跃入沸汤,饺子化作探春的耳朵。诗短而意丰,以“翘”“蜷”二字赋予食物生动的姿态与灵性,将节气的寒凝转化为对春天的隐秘倾听。传统习俗在此褪去烟火气,升华为灵动的诗意寓言,展现诗人举重若轻的意象转化能力。

(点评 杨千雪)

擦肩

王雪芬

春天哪一朵花先开
秋天哪一片叶子先落
象冢是在丛林的深处吗
村里老马的妻子得病去世后
他不知所踪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会有结果
同样没有结果的
还有去年秋天的傍晚
我们在地下桥出口擦肩而过

这首诗以自然时序的轻盈发问起笔,悄然转入人间的无常与沉默。花叶的枯荣、象冢的隐喻,与老马的失踪彼此映照,揭示生命中许多来去并无答案。末段将“没有结果”的怅惘收束于一次具体的“擦肩”,瞬间的相遇成为恒久的悬置——仿佛所有消散的,都曾轻轻掠过春天。王雪芬用素净的语言,在微小叙事里埋下了辽阔的苍茫。

(点评 李洁夫)